

DIANA GABALDON

OUTLANDER

[美] 戴安娜·加瓦尔东 著
罗爽 译

异乡人 7

冒险家园 上册

DRUMS OF AUTUMN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异乡人

7

冒险家园 上册

DRUMS OF AUTUMN

[美] 戴安娜·加瓦尔东 著
罗爽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乡人. 7. 冒险家园 / (美) 戴安娜·加瓦尔东著;
罗爽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500-2478-6

I. ①异… II. ①戴… ②罗…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59400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7-0436

Drums of Autumn by Diana Gabaldon

Copyright © 1997 by Diana Gabald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异乡人7: 冒险家园

YIXIANG REN 7: MAOXIAN JIAYUAN

[美] 戴安娜·加瓦尔东 著 罗爽 译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杨 旭 程 玥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1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9.25

字 数 516千字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478-6

定 价 68.00元 (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7-431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引子

我从未害怕过鬼魂。毕竟，我每天都在与它们同住。照镜子时，我能看到母亲的双眼在看我。我嘴角扬起时露出的那种微笑，曾经吸引了我的曾祖父，最终造就了我。

是的，在那些不复存在的手带着未察觉的爱意触摸我时，我怎么可能害怕呢？那些塑造我的肉身、让残骸存在得比坟墓更久的人，我又怎么会害怕呢？

我更不会害怕那些在不经意间触及我思绪的鬼魂。它们挤满了任何图书馆。我能从布满灰尘的书架上取下一本书，然后被久远逝者的思想萦绕。这些思想在由文字构成的裹尸布里，仍然如往常那样充满生机。

让人久久不能入眠的当然不是这些亲切和常见的鬼魂。回头看，举起火把，照亮黑暗的幽深处。在你独自行走时，聆听那些在身后回响的脚步声。

这些鬼魂总是从我们身边和中间掠过，隐藏在未来。我们照镜子时，就会看到故去多年的亲人的脸庞；我们看到记忆的模糊影子，它坚实地站在空荡荡的门廊里。通过血缘，通过选择，我们造就了我们的鬼魂，我们让鬼魂萦绕着自己。

每个鬼魂都从布满迷雾的梦境和沉默中不请自来。

我们的清醒心智说：“不，它不是鬼魂。”

但是，我们心智的另外一部分，较为久远的一部分，总是在黑暗中轻声重复：“没错，但它可以是鬼魂。”

我们在秘境中来了又走，其间尝试着忘记。然而，宁静房间中的微风带着温柔的爱意，不时地扰动我的发丝。我想，它就是我的母亲。

目录



CHAPTER 01
伊甸园中的绞刑
2

CHAPTER 02
与鬼魂相遇的地方
29



CHAPTER 03
神父的猫
64

CHAPTER 04
往事不如烟
80

CHAPTER 05
两百年以前
96



CHAPTER 06
偶遇疝气患者
104

CHAPTER 07
充满危险的美好前景
117

CHAPTER 08
有价值的人
138

CHAPTER 09
鬼魂的三分之二
164

CHAPTER 10
乔卡斯塔
188

CHAPTER 11
流血法律
224

CHAPTER 12
约翰·昆西·梅耶斯回归
239

CHAPTER 13
检验良知
257



CHAPTER 14
逃避将来的愤怒
306

CHAPTER 15
高贵的野人
322

CHAPTER 16
热力学第一定律
341

CHAPTER 17
回家过节
360

CHAPTER 18
失礼的情欲
380



CHAPTER 19 为壁炉祈福 394	CHAPTER 25 巨蛇现身 512
CHAPTER 20 白色的渡鸦 412	CHAPTER 26 瘟疫 537
CHAPTER 21 山上的雪夜 421	CHAPTER 27 在美洲捕鳟鱼 552
CHAPTER 22 古老火焰的火星 457	CHAPTER 28 激烈的对话 570
CHAPTER 23 皮肤下的头骨 464	CHAPTER 29 藏骸所 601
CHAPTER 24 情书：爱的伟大艺术 508	



Part 01

啊！美丽的新世界

CHAPTER 01

伊甸园中的绞刑

查尔斯顿，1767年6月

听到鼓声很久过后，我才看到鼓。鼓声在我的心底回响，似乎我也是中空的。鼓声带有刺耳的军队节奏，穿过人群而来，意在盖过讲话声和枪炮声，让人听见。人们沉默下来，扭过头，朝笔直的东湾街看去。东湾街从仍然在建的新海关大楼朝着白点公园延伸过去。

即使对于六月的查尔斯顿而言，这天的天气也算得上炎热。海堤上面是最好的地方，那里有空气流动，而处在这下面就像正被活生生地烘烤着。我的直筒式连衣裙湿透了，棉质裙子的上身贴在了我的乳房中间。我擦了擦脸，这是十分钟里的第十次，然后掀起沉重的头发，徒劳地希望有凉风吹到我的脖子上。

这时我感到脖子很不舒服。悄悄地，我把手抬到喉咙底部，用手指捏着。我能够感觉到脉搏在颈动脉中随着鼓声跳动。在我呼吸时，湿热的空气阻塞在我的喉咙里，就好像我哽噎了似的。

我迅速把手放下，然后尽可能地深呼吸。我不该深呼吸的。我面前这个男人最少有一个月没有洗澡了，围在他脖子上的领巾的边沿已经被污垢染黑，而且他的衣服还散发着酸臭和霉臭，即使在人群的汗臭中，

也显得刺鼻。从食物小摊飘来的热面包和煎猪油的气味，浓郁得盖过了从沼泽传来的腐烂海草的麝香味。只有在从海港那边吹来些许带着咸味的微风时，这种气味才会稍微减轻。

我面前有几个孩子。他们从橡树和矮棕榈树下跑出来往街上看。他们探着脖子，呆头呆脑地盯着，而他们的父母正在焦急地唤他们回去。离我最近的那个女孩，脖子像草茎的白色部分，既纤细，又多肉。

骚动在人群中扩散开来。绞刑队列出现在了街道远处，鼓声变得越发响亮。

“他在哪里？”菲格斯在我身边嘀咕，同时伸长脖子观察着，“我就应该和他一起走的！”

“他会来的。”我想要踮脚，但觉得那样做会有失尊严，所以没那么做。不过我并未放弃四下张望找寻。我总能在人群中找到詹米，他站着比大多数人高，而且他的头发在阳光下会显现出鲜艳的金红色。人群中还没有他的踪迹，只有不断起伏的、如海浪般的软帽和三角帽，为那些来得太迟、找不到阴凉地的人遮挡着炙热。

最先出现的是旗帜。大不列颠的国旗和南卡罗来纳皇家殖民地的旗帜在激动的人群上方飘动，接着是另外一面绣有殖民地总督的家族徽章的旗帜。

然后出现的是鼓手，每两人并排着协调前进，鼓槌迅速地交替着击打鼓面。击鼓的节奏并不快，冷漠得凄凉。我想，他们把这种旋律叫作死亡进行曲，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合适。其他声响全都淹没在轰隆隆的鼓声里。

接着，那队红衣士兵出现了，而囚犯就在他们中间。

囚犯有三个，他们的手都被绑在身前，脖子上套着铁枷。链子穿过铁枷上的圆环，将他们三人连在一起。走在前面的那个囚犯矮小且年老，衣衫褴褛，肮脏不堪。他状况十分糟糕，步履蹒跚，走在囚犯身边的黑衣牧师不得不抓着他的胳膊，以防他摔倒。

“那是盖文·海耶斯吗？他好像生病了。”我低声对菲格斯说道。

“他是喝醉了。”身后传来轻柔的声音，于是我猛然转身，看到詹米站在我背后，注视着可怜的囚犯队列。

那个矮小囚犯站不稳，影响了队列的行进。他跌跌撞撞，逼得与他相连的两个囚犯生硬地曲折前进，以便能够站稳。总的来看，他们就像三个醉鬼从当地酒馆里出来摇晃着回家，与这个场合的庄严极其不匹配。我能在鼓声中听到窸窣的笑声，还能听到东湾街上那些住宅的锻铁阳台上的人们发出的喊叫和讥笑。

“你干的？”我轻声问，免得被人注意。但是我其实可以摇臂大喊，因为除了眼前的场景，人们不会看其他东西。

詹米动身向前，站到了我身边，我感到他耸了耸肩。

“他就是要我这样做，”他说，“而我也竭尽全力了。”

“白兰地还是威士忌？”菲格斯问道，用老练的眼神评估着海耶斯的外表。

“小菲格斯，那家伙是苏格兰人。”詹米的声音就像他的表情那样镇静，但我在其中听到了些许紧张，“他要喝威士忌。”

“选得明智。运气好的话，被吊死时都不会有感觉。”菲格斯低声说道。

海耶斯从牧师的手中滑脱，倒下去趴在沙路上，还把其中一个囚犯拉着跪了下去。最后那个囚犯，一个高个子年轻人，并没有倒下去，但是剧烈地来回摇晃着，拼命地想要保持住平衡。此时，人群欢快地大笑起来。

因为愤怒，还因为太阳照射，护卫队长的白色假发和金属护喉甲之间的脸庞变得通红。隆隆的鼓声继续响着，他大喊着下令，然后一位士兵仓促地卸下了那条把囚犯连在一起的链子。两位士兵分别抓住海耶斯的胳膊，让他猛地站了起来，然后队列以更好的秩序继续行进了。

他们抵达绞刑架时，人群中并没有笑声。绞刑架是一辆驴车，摆在

一棵巨大橡树的树枝下方。我能感觉到鼓声的震动穿过脚底。日晒和臭味让我有些恶心。鼓声突然停止，我的耳朵在寂静中嗡鸣。“你最好别看，外乡人，”詹米对我耳语，“回马车那边去。”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海耶斯。海耶斯在士兵的控制下，摇摇晃晃，嘴里嘟哝着什么，同时困乏地往四周看。

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观看，但我也不能让詹米独自看完。他为盖文·海耶斯而来，我为他而来。我摸了摸他的手。

“不用。”詹米挺起胸膛，让自己站得更直。他向前挪了一步，确保他在人群中能够被看见。如果海耶斯还足够清醒，能够看到东西，那么他在人间最后看到的会是朋友的面容。

海耶斯看得见。当他们把他抬上绞刑架时，他来回怒视，拧着脖子拼命地扫视。

“盖文！朋友！”詹米突然用盖尔语喊道。海耶斯立马看到了他，然后停止了挣扎。矮小的海耶斯站着，微微摇晃。行刑官则宣读指控：偷盗六英镑十先令。海耶斯身上撒有微红色的尘土，珍珠般的汗液颤抖着挂在他灰白的胡楂上。牧师俯身靠近，在他耳边急切地低语。

然后鼓声再次响起，发出稳定的隆隆声。绞刑吏把绞索从海耶斯的光头上套下去，然后系紧，仔细地把绳结放好，刚好放在耳朵下面。护卫队长站着处于准备状态，举起了军刀。

突然，死囚海耶斯站直身子，看着詹米，张嘴似乎想要说话。

军刀在晨光中掠过，鼓声也随着最后一声闷响停了下来。

我看着詹米，他连嘴唇都是苍白的，双眼大大地睁着。透过眼角，我能看到绞索在扭动，还能看到那堆吊着的衣服在自发地微微抽动。沉闷的空气中突然传来刺鼻的屎尿臭味。

在我的另外一边，菲格斯不动感情地观看着。“想来他最终还是有感觉的。”他遗憾地低声说道。

海耶斯的尸体微微摇摆着，一具死气沉沉的重物，就好像吊在线上的铅锤。人群发出敬畏和解脱的叹息。燕鸥在灼热的天空中发出刺耳的鸣叫，海港那边传过来的声音在沉闷的空气中被压抑，显得微弱，但是整个地方被包裹在寂静当中。在我站着的那个地方，我能够听到液体从尸体悬挂着的鞋尖上滴下时发出的微弱声音——滴……答……滴……

我不认识盖文·海耶斯，对于他的死并无悲痛，但我很高兴他走得很快。带着奇怪的侵扰感，我偷偷看了看他。这是完成最私密行为的最公开方式，看他时我隐约感到有些尴尬。

绞刑吏的技艺精湛，海耶斯并没有不体面地挣扎，没有瞪眼凝视，没有伸出舌头。他那圆圆的小脑袋明显地偏到边上，脖子被拉长得怪异，却也被折断得利索。

从多方面看，这都是一次利落的绞刑。确信海耶斯已死后，护卫队长挥动军刀，示意把另外的囚犯带上绞刑架。我看见他的双眼朝红衣队列扫视，然后愤怒地睁大。

与此同时，人群中传来尖叫声，一阵骚动迅速传开。人们转头，推动身边的人，努力去观看他们看不到的场面。

“他跑了！”

“朝那儿跑的！”

“拦住他！”

那是第三个囚犯，那个高个子的年轻人，他趁着海耶斯死去的时候逃命，从本应看守着他、却忍不住去观看绞刑的警卫身边溜走了。

我看到一个售货摊后面有动静，脏兮兮的金发一闪而过。有些士兵也看见了，然后朝那边跑去，但是更多的士兵在往别的地方追。在碰撞和混乱当中，他们一无所获。

护卫队长在大喊，脸色发青，声音在喧嚣中几乎听不见。剩下的那个囚犯目瞪口呆，被抓住往警卫法庭那边推搡，而红衣英国士兵则在队长的命令下开始匆忙地重整队形。

詹米伸手搂住我的腰，拉我躲开了逼近的人浪。士兵在长官愤怒的指挥下站成队，迅速行军，巡视整个区域，而人群则在前进的士兵队伍前前后后。

“我们最好找到伊恩。”詹米说道，挡开一群激动的学徒。他看了看菲格斯，然后朝绞刑架和它上面那个悲哀的负担摆了摆头：“去认领尸体，嗯？等会儿在柳树酒馆会合。”

“你觉得他们会抓住他吗？”我问。我推搡着穿过逐渐退去的人群，沿着鹅卵石小道往商人码头挤去。

“应该会抓到。他能去哪儿呢？”他出神地说道，眉间显现出细小的皱纹。显然，他还惦记着那个死人，几乎没有多余的注意力分给活着的人。

“海耶斯有家人吗？”我问。

他摇了摇头：“我拿威士忌给他的时候，问过他。他觉得他可能还有个弟弟活着，但不知道在哪里。这个弟弟在起义后不久就被流放了，海耶斯觉得他被流放到了弗吉尼亚，但是此后他再无音讯。”

没有音讯也不奇怪，契约劳工没办法与他留在苏格兰的亲戚通信，除非他的雇主足够善良，替他寄信。无论劳工的雇主善不善良，盖文·海耶斯都没有机会收到信函，因为他在阿兹缪尔监狱待了十年，然后才轮到被流放。

“邓肯！”詹米喊出声来，然后一位瘦高男人转身，举手示意。他蜿蜒穿过人群，大幅度地挥舞着独臂挡开路人。

“麦克杜，”他说着，点头跟詹米打招呼，“克莱尔夫人。”他那张又长又窄的脸上挂满了悲伤的皱纹。他也在阿兹缪尔监狱坐过牢，海耶斯和詹米是他的狱友。只是，他因为血液感染而失去一只手臂，这让他没有与其他人一起被流放。他不适合被卖出去做工，因此被赦免，然后释放出去饿肚子——直到詹米找到他。

“上帝保佑，可怜的盖文。”邓肯说着，悲痛地摇了摇头。

詹米用盖尔语说了些回应的话，然后在胸前画了十字。然后他挺直身体，显然是在努力地摆脱这天的压抑。“是的，好了。我必须去码头，安排伊恩的旅程，然后我们可以考虑埋葬盖文。但是，我得先把伊恩安顿好。”

我们在人群中费力地朝码头走去，从一群群激动地议论着的人中间挤过，避开在拥挤人群中漠然做着生意的缓慢来往的平板马车和两轮流动售货车。

一队红衣士兵从码头那端迅速行进过来，把人群分开，就好像滴到蛋黄酱里的醋一样。太阳照在那排刺刀尖上刺眼夺目，他们的脚步声就像沉闷的鼓声，穿透了人群的嘈杂。即使是轰隆隆的雪橇和手推车，也突然停下来让他们经过。

“注意你的口袋，外乡人。”詹米在我耳边低声说道，引领着我从一个包着头巾、紧抱两个小孩的奴隶和一个站在箱子上的街头牧师中间穿过。牧师在大喊着罪恶和忏悔，但是在嘈杂声中只能听清三分之一。

“我缝起来了。”我让他放心地说道，但还是伸手去摸了摸那个贴着我大腿晃动的小重物，“你的呢？”

他咧嘴微笑，然后向前倾斜帽子，深蓝色的眼睛在明亮的阳光下眯了起来。“我要是有口袋，那么我的毛皮袋在哪儿，口袋就在哪儿。只要不遇到身手敏捷的妓女，我的口袋就是安全的。”

我看了看他马裤前面的微微凸起，然后又抬头看了看他。他肩宽身高，面容立体俊秀，带着苏格兰高地人的自豪仪态，吸引着身边路过的每个女人的目光，即使戴着素蓝色三角帽遮盖了他鲜艳的头。那条借来的马裤整体上太紧，更加没法减低他那引人注目的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又因为他的完全无视而获得增强。

“你就是一块吸引妓女的活磁铁。”我说道，“挨着我，我会保护你。”

他大笑起来，抓住我的胳膊，然后我们走进一块小空地。“伊恩！”